



芦花战歌

刘祖培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云南拉祜族人民解放前后革命斗争的长篇叙事诗。

长诗从解放前夕拉祜族人民为反抗反动的土司制度而举行的一次起义写起，但主要的是写解放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拉祜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配合我人民解放军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剿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反动土司股匪的斗争。长诗通过斗争故事的描述告诉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团结起来，才能消灭敌人，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长诗着重刻划一个由奴隶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拉祜族青年扎拉的形象，和党的领导者雷鸣的形象。

长诗以其朴素、生动、生活气息浓郁的诗句，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民族政策，歌颂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的新生。

封面、扉页画：刘巨德

芦笙战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18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1}{4}$ 插页2

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571 定价0.67元

目 录

序 歌	1
第 一 章 黑山谣	3
第 二 章 新米节	23
第 三 章 血的贡品	59
第 四 章 春到新场	112
第 五 章 播种者	139
第 六 章 向 导	171
第 七 章 老林中	209
第 八 章 芦笙曲	239
第 九 章 山河咆哮	257
尾 声	324

序 歌

拉祜人，口中常吹一支芦笙，
拉祜人，心里爱唱一首战歌，
芦笙呵吹起反抗的暴风，
战歌呵燃起斗争的烈火。

芦笙芦笙，传了几辈人？
笙管上涂着奴隶的血痕；
战歌战歌，要传几辈人？
唱不尽拉祜人的爱和恨。

一支芦笙呵七根管，
一管吹理想，六管述苦难；
解放前的拉祜人啊，
就是剩下的那根吹理想的管子，
吹出的调子也被云遮雾障……

一支芦笙呵七根管，
六管吹幸福，一管记血泪帐；

解放了的拉祜人啊，
吹响了全部欢乐的管子，
把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颂扬！

蓝天上有多少颗明星，
拉祜人有多少支芦笙；
支支芦笙高歌边疆巨变，
支支芦笙高歌民族新生。

黑山上有多少片绿叶，
拉祜人有多少首战歌；
首首战歌欢唱民族大团结，
首首战歌欢唱奴隶做主人。

第一章 黑山谣

莽苍苍的黑山飞云霞，
宽落落的平坝栖乌鸦，
高山上住着穷苦的拉祜人，
坝子里住着土司和官家。

卡龙寨人穷风光好，
满地落英常有清风扫，
早晨啊，孔雀上屋顶开彩屏，
黄昏啊，金鹿在篱外呦呦叫……

寨东头，住着个猎人叫扎卡，
寨西边，住着个歌手叫扎发，
阶级爱使两人结成亲兄弟，
民族恨在两人心上同抽芽。

扎卡是个好猎人，

可叹不是自由身，
他打过百头斑豹十只虎，
豹皮虎骨全送进土司门……

扎发是个好歌手，
可惜芒刺卡咽喉，
他的歌被土司用刀枪抢走，
日夜在深院里为官家吹奏……

土司署封了百座高山，
土司署占了十个平坝，
开荒打猎全要上捐税，
花了银钱才得捕鱼虾。

走路要向土司买，
吃水要向土司买，
死了人还要去求土司，
买一层黄土把脸盖。

土司署好比金銮殿，
土皇帝绰号“一只眼”，
那只眼呵，比青蛇的牙齿毒！
那只眼呵，比黄蜂的尾刺尖！

贼土司为了稳坐江山，
白花花的洋钱献给汉官，
巴结上国民党连长黄治山，
讨来个麻脸妹做小婆娘。

麻姨太凸了肚子，
对着家奴使性子，
早要鸡汤喝，
晚要兔肉吃，
扎卡呀黑山猎兽累昏死……

麻姨太有了身孕，
对着一只眼发脾气，
今天要看舞，
明日要听曲，
扎发呀嘴皮吹得鲜血滴……

阴山下雨阳山晴，
扎卡的妻子也怀了孕，
家奴哪有半日闲？
当牛做马服劳役。

麻姨太日照西窗床上挂，
裹着丝棉吃鹿胎；
扎卡妻鸡叫头遍就起身，
手撑木架把碓踩。

木碓呵一下重来一下轻，
象在悲叹家奴的命运，
碓嘴呵一下高来一下低，
象在述说人间的不平……

麻姨太分娩后要吃补品，
一只眼端坐大厅发淫威，
命扎卡连夜上黑山，
两天内猎一架鲜茸归。

扎卡进山三天了，
三天里下了两场冰雹，
天空中不见鸟飞，
村寨里不听狗咬……

新场街，噼噼啪啪放花炮，
土司署，咚咚锵锵鼓锣敲，
麻姨太生了个瘦猴子，

一只眼笑塌了眉梢。

下房里，墙破檐漏风卷沙，
茅屋中，三脚架上煨冷茶，
扎卡妻在竹席上翻滚，
难产的阵痛折磨着她！

妻子呵死去又复活，
口口声声唤扎卡；
扎发进山找兄弟，
赤脚奔走踏霜花。

三百里黑山不闻一丝鸟声，
三百里黑山上找不见猎人；
扎发爬上虎山峰，
歌手的心更比浓霜冷——

啊！悬崖万丈拔地起，
一只死虎躺沟底；
岩缝中青松托猎人，
扎卡呵人亡眼不闭！

虎山上安葬了扎卡，

怀一腔仇恨赶回家，
扎卡妻僵卧血泊中，
怀里奶着个男娃娃……

扎发双手托起小扎卡，
给孤儿起名叫扎拉，
半幅血巾包婴孩，
歌手对天把誓发：

“冬天过去春天来，
野草枯了再发芽，
扎拉扎拉快长大，
报仇雪恨反官家！”

二

一根苦藤上结两个苦瓜，
一个母亲奶两个娃娃，
扎发将小扎拉交阿姐抚养，
跟娜娥的女儿娜妹一同长大。

一对锦鸡对沟叫，
两只金鹿并蹄跳，

新笋出土节节高，
兄妹们日长夜大了。

三四岁会帮阿妈喂鸡，
五六岁会帮阿妈舂米；
七八岁的妹妹会纺线，
十来岁的哥哥会射箭。

扎拉射出的箭啊，
就象直直的槟榔树；
娜妹纺出的线啊，
就象弯弯的月牙泉。

小娜妹长到十七岁，
四山八寨闻了名，
她双手纺出过多少线？
有人说能绕九条江，
她双手织出过多少布？
有人说能铺九座岭。

十八年的小树长成荫，
十八岁的青年好英俊，
扎拉的锄头种过多少地？

遍布那九座山来十座岭；
扎拉的弓弩射死过多少野兽？
卡龙寨里哪个也数不清。

穷人家不梦想摇钱树，
好儿女是阿妈心头肉；
一家人勤耕苦织度日月，
喝一口凉水也饱肚。

三

黑老鸹孵不出白鹇鸟，
矮脚驴生不下千里马，
一只眼黑手遮天下，
小土司取名黑山霸。

绸子里包缎子里裹，
皮包骨瘦成个干壳壳；
虎胶舒筋熊掌补血，
骨架肉隆起了小背锅。

黑山霸从小送省城读书，
花掉的银洋无法数，

毕业后学回来几件本事：

吃、喝、玩、乐、赌。

官府衙门里常行走，

结识个党棍桂剑筹，

千里之行请到家，

封为总管——鬼见愁！

黑山霸急于理家政，

请来鬼见愁问几声：

“我想把黑山当马骑，

但不知，套笼头先用哪根绳？”

总管拈须暗沉吟，

眼珠一转主意定：

“自古治世农为本，

土地里头埋黄金。

“如今呵，戡乱前线风声紧，

共产党羽毛已丰难制禁；

广积粮草是上策，

防患未然才聪明。

“一旦老土司升天去，
边陲的人王就是您，
是虎就该有虎威，
才能把穷山头捏掌心……”

黑山霸点头又歪嘴：
“嗯！总管的话儿有道理；
来人！快快准备轿和马，
跟我巡视黑山踩地皮！”

鬼山上面飞乌鸦，
羊肠路来了黑山霸，
一架滑竿数骑马，
停停走走进山洼。

金风起吹落满树花，
薄雾开山野美如画，
彩云深处山歌响，
瞧！听傻黑山霸。

黑 山 歌 谣

哎……

九月里来秋风凉，
我们收割上山岗，
“酸笋田”里割旱谷，
热汗穿石好凄凉。
阿数者，恨满腔！

哎……
九月里来紫雾起，
我们收割上山岭，
“酸笋田”头心酸事，
相烦阿哥讲我听。
西数者，牢记心。

哎……
扎拉他爷爷开荒地，
借一箩酸笋暂充饥，
三十年还不清这笔债啊，
土司署夺田滥施威。
阿数者，恨难平！

哎……
“酸笋田”头惨事多，
土司署是虎狼窝，
硬拉扎卡去顶债，
给土司当家奴受折磨……
西数者，苦难说。

哎……

满山旱谷闪金光，
可叹不是穷人粮，
何日能收自家地，
黑山深处见太阳？
阿数者，天快亮。

哎……
满地芥子荡银波，
土司霸尽好山河，
但愿巨浪淘沙净，
黑河流水唱新歌。
西数者，拉祜乐！

四

黑山霸气胀肚皮，
跳下滑竿钻树林，
癞头蛤蟆张大嘴，
口吐白沫把歌对。

黑山霸：
丁丁雀来啄木木，
穷山头们仔细听；
黑头乌鸦斗老鸱，
爷和你们把歌答。